

林琳 Malay 藝術創作是柔軟而堅定的力量

來自台東 Pinaski 下賓朗部落的卑南族藝術家 Malay 林琳，她高中便離開家鄉到台北去讀書，曾經做過網頁設計和平面設計，因為「原住民藝術工作者駐村計畫」的機會能夠回到部落專注在藝術創作上面，也幫卑南族著名的十字繡技術編出一套專屬的色票系統，她與丈夫黃錦城的藝術透過很多不同的方式呈現在觀眾面前，「藝術就是用一種和社會、觀眾對話的形式。」她說，每到一個地方去做駐村的創作，花上一個月的時間，不只是構思，也是去認識部落真實的生活樣態『北部人都會說部落的生活很悠閒，但其實勞動和生活都是一樣辛苦的。』她認為回到家鄉來為了部落做事情，只要能夠成功活下來其實就很厲害了，『在城市成功算什麼，在部落還能成功才是真的厲害。』她在創作裡面總是融入了許多關於原住民社會議題與文化層面的關懷，『你要一直去想自己還能幫忙部落做什麼。』很多時間都是必須和自己對話才有前進的能量。

說起自己的生活，喜歡去旅遊去認識不同地方的文化故事，『小時候在部落裡面覺得漢人是少數，長大才發現原來自己才是少數。』當想法開始有不同的改變和矛盾，那就是創作靈感的開始。Malay 說她生完孩子之後，看著生命的誕生自己也有了許多不同的領悟，『看著自己孩子的臉，懷孕的過程是一輩子都忘不了的事情。』每天早上起來就要餵奶照顧小孩，之後才開始蒐集資料，查閱文獻，如果有文獻不足的她也會走到部落裡面去訪問族人，當創作的開始之後就會從早到晚都專注在作品上面，她和老公帶著事先構思的設計來到現場去實踐，大地藝術季的〈頂浪者〉就藤和竹表現出靜浦部落出海口漁人們捕魚的形象，而她最近則想研究一些關於原住民族去理解時間的方法各族群有什麼不同，『創作要和自己溝通內心的想法，也要去思考觀眾的理解方式。』Malay 的作品經常出現在許多社會運動上面，『當你看到了這些被漠視的議題，就會想藝術的介入能不能有所協助。』她的創作反映了社會的問題與文化的脈動，結合傳統的生活方式想要抓住不斷變異的文化核心，『這是藝術家的社會責任』，她說她也想好好地做藝術就好，可是這些問題都無法迴避。

Malay 的創作從首飾到公共藝術，從文獻的蒐集到素材的創新，每一次的藝術作品形式上都有所不同，但卻同樣指向了社會與文化互動的核心，她為蘭嶼的達悟族人創造了反核的旗幟，也到凱道去駐村為傳統領域發聲，『生活和藝術是密不可分的，沒有辦法生活要怎麼去創作。』對於部落返鄉的青年，她鼓勵他們：『一定會失敗，但不要害怕繼續站起來。』她用藝術柔軟的能量，去堅定的捍衛原住民部落傳統的價值與文化。